

大江流日夜

石泽丰

没料到,从刘坡码头到冶炼厂,还有一条近路可走。

刘坡码头坐在江边的枫树林边,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燃料货场,货场的西南端除了建有一个地磅房外,还有两排房子,前排是办公房,两层,每层四间,后排是一层平房,也是四间。平房早年是做集体食堂的,后来食堂停办,房子闲置了几个年头。再后来,我住了进去,老肖给我安排的。老肖是这家属国有燃料公司的老总。我刚中专毕业,他收下我的派遣证和档案,让我再等等。正遇上国有企业改制,计划经济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变,许多企业陷入困境,包括老肖所在的燃料公司。

老肖看我走投无路,将我安排在燃料公司的货场上先住下来。一日又一日,一夜又一夜,空落的时间仿佛货场院子外流不尽的江水。我花着父母省吃俭用的钱,窘迫地等了近半年,依然没成为燃料公司正式员工。企业效益不好,哪还能进人?老肖实在有些犯难,只得在业务单位的冶炼厂给我介绍一份在炼铜车间抬铜板的活,让我边打工边等。

往返于宿舍和冶炼厂之间,靠的是步行。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实在给不了我太多,包括一辆自行车。好在一位老乡得知我的处境后,产生怜悯之心,将他老婆骑过的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送给我。从此,我出门便骑着那辆自行车,包括去冶炼厂抬铜板。

初来此地,对环境不熟悉,前两个月,我总是朝着冶炼厂的方向,从城北村后面一条主道上过去,去上大夜班或上小夜班回来都是如此。那条路虽说有些绕,但相对宽阔,夜间路灯也比较明亮。一日大雨,当地的一位工友告诉我,出冶炼厂大门向右拐,骑行五百余米后,再向右拐就是港区内的一条马路,从铁门进去一直向前走,走到尽头,出另一道铁门,就上了通往刘坡码头的砂石路。走这条路,近不少,只不过两端的铁门如果夜间没有货物运输的时候总是锁着的,且路面坑坑洼洼,不太好走。第一次从港区内骑自行车回住处,看到路两端的铁门边都有门卫室,有老头在值守,水泥路面被载重的大货车长期碾压,一块块水泥地像冬天池塘里裂开的冰块,有的还向上翘起一角,夜晚路灯昏暗,稍不留神,自行车就会被绊倒。一个又一个来回,渐渐地,我对那条路熟悉起来,与两端值守的老头也熟络了。有时,夜间骑车到那里,铁门已经上锁,我下车敲值班室的门,喊一句:“师傅,我是石头,麻烦把门开一下!”他们听到我的声音,便披衣起床,为我开门,在我的一声“谢谢”后,又将铁门锁上,睡去了。

冶炼厂实行的是三班倒,先上白班,而后上大夜班,最后上小夜班,一个轮回下来,可以休息一天。休息的时段,我除了睡觉,就在房间里看文学书籍,有我从学校带过来的读物,也有我从“牙缝”中挤出来的精神食粮。看着看着,兴趣来了,也动起笔,写一点散文、诗歌,写累了,就从货场

的后门出去,到江边去发发呆,看过往的轮船和拍岸不息的江水,抑或是到地磅房那里转转,与在货场上班的人聊聊天。

我注意到,在燃料公司货场上班的,白天只有四个人:一个开票兼过地磅的,一个开铲车的,一个会计,剩下的一个就是类似于部门经理之类的管理者。他们多半时间待在地磅房里。遇到有人开着农用车或货车前来买煤,出来的是开铲车的,他在买煤人开票付钱的过程中发动铲车,“突突突”地开至一堆煤前,来回几铲,就把前来拉煤的车子装满。那些日子,前来买煤的人很少,一天约莫两三个,所需的数量也不多。无人买煤时,他们就坐在地磅房里聊天,我在后排的平房里写散文和诗歌,写完



悠悠一水间 李海波 绘

之后反复打磨、修改。我们都在打发时间,只是方式不一样罢了。我在时间里等待,一次次修改自己的作品,满意后,将它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,趁休息的间隙骑车进城,去邮局寄给报刊社。

邮局离我的住处有七八公里的样子,其中有近四公里的路是砂石路,拉矿石的货车日夜在上面奔驰。晴天,车轮带起的灰尘漫天飞舞;雨天,路上泥泞不堪。骑行在那条路上,我出奇地兴奋,特别是去寄稿子时,浑身充满力量,内心满是期待。

稿件寄出后,日夜等待回音。在坚持每十天或半个月寄一次稿件后,一个季度有那么一两次,会有邮递员送来一封塞着样报或样刊的牛皮信封,放在货场的门卫室里,让我下班去拿。每次收到样报或样刊,我都要激动好一阵子。激动之后,巴不得第二天还会收到,最好天天都收到。一边巴望着样报,一边巴望早一天进燃料公司上班,每天都揣着这样的热望出门,去冶炼厂抬铜板,又满身疲惫地回到房间。

班长每天都会会在考勤表的格子里勾上一笔,考勤表就贴在车间的墙壁上,我们可以随时看到自己和工友的出勤情况。每月过完,他会把上个月的考勤表收走,重新贴上一张新的。冶炼厂机器轰鸣,我们也如机械转动。

这就是秩序,人和物须得在其设定的鸿沟里行进,包括不远处奔腾的江水。在冶炼厂做临时工,我每每苦闷,就去江边走走,看那些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的船只。它们在我眼里,如被驯服的兽,跟着时间的节拍,一路向前。江水,没日没夜地流淌着,是时间耗走了江水,还是江水带走了时间?

国有企业改革在不断地深入,职场也在悄悄发生变化。我还没死心,苦苦等待着,等待转机,但最终,燃料公司进行彻底改制,我死心了,像一株浮萍,飘荡在水面之上,被水浪拍打得东倒西歪。

设想过的美好,就像天幕上的星辰,可望而不可即。梦,终究化为泡影。我想到写作这件事。从上初中开始,就爱上写作,总想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,以致临近中考,别同学在挑灯夜战复习功课,我却沉迷在写作世界中。所幸,中考成绩出来后,我的分数达到了中专委培线。班主任老师惋惜地说,如果你把写作的心思分一半放在功课上,绝对能考上公费中专。说实话,应试与写作,孰重孰轻,我没有

分清。我以为,写作能将我带上功成名就的捷径。

进入中专,我依旧没有醒悟过来,还痴迷于写作。即使后来名字如愿地变成了铅字,可我所学的财会专业像一块撂荒的庄稼地,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”“经济杠杆”“资产减值损失”“交易性金融资产”“公允价值变动损益”“材料成本差异”“存货跌价准备”等等财务术语,像我在非洲遇到的陌生植物,根本不了解。自然,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专业的财务人员。

中专三年的时间很短,学习时浮皮潦草,学到的知识渐渐淡忘,即使日后遇到一份与专业对口的工作,那一点少得可怜的知识也难以胜任。我狠心地离开了冶炼厂,离开刘坡码头,让自己置身于一座又一座陌生的城市中,在市场上不断地辗转,打拼,学习,考试,终究以客居的身份在一个城市里落下脚来,娶妻、生女。

如今,我已人过中年,学过的财会知识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所幸,这些年,我在从事一份以文字为生的工作。一个周末,我从一本诗集里看到了谢朓的“大江流日夜”,顿时,往事鲜活地涌到眼前。我放下手中的书,独自来到小城之外的长江边,看江水奔流,一时间,如同在望着一位老友。我在心里暗暗地想:“可否记得我?”

江水一浪赶着一浪,自顾自地向东流去,我站立岸边,思绪也被带走。

天热时,万物皆可借来凉意,比如向水相借。

水声潺潺,沟渠纵横,旧时的暑日里,水面总藏着不期而遇的欢喜。忽闻哗啦一声,一个小小的、尖尖的脑袋,拨开水面的褶皱,悄然浮出,深深吸一口带着水汽的风,再纵身一跃,便又沉进水底,只留一圈圈涟漪缓缓散开。伴着这一浮一沉的灵动,阵阵清脆的嬉笑声,也顺着风,漫过水面,漫过街巷。

孩童戏水,是最直白的向水借凉,那份纯粹的欢喜,能驱散整个夏日的燥热。而水上荡舟,便是另一种雅致的清凉。黄昏落幕,余晖染透天际,一曲《流水向东流》轻轻萦绕,几叶小舟泊在昏黄的灯火里,一摇一荡,如水面自然生长的浮萍,循着晚风的节奏,自在浮荡。旧时的水上船家,枕水而居,轻摇蒲扇,任晚风携着水汽拂过脸颊,再燥热的空气,也在这诗情画意里,悄然消散,成了一代人心中最温柔的念想。

水边的乡村,藏着夏日最惬意的光景,可枕水而居,亦可傍水而眠。宋代秦观曾写道,“画桥南畔倚胡床”,想来便是这般意境——柳荫浓翠,绿水潺潺,一席凉床卧于水畔,潺潺水声化作最动听的催眠曲,遥遥明月洒下清辉,荷花暗香袅袅,漫过鼻尖,漫进梦境。那是热天里最动人的篇章,连漫天热气,都要悄悄退居其次,不忍惊扰这份安宁。

自然之水可生凉意,一盏清茶,亦能借水之灵,送来满身清爽。

浓荫之下,置一张小桌,泡一盏清茶,约两三知己,娓娓闲话家常。热茶入喉,暖意漫过心间,而后细汗缓缓浸出额头,一身暑气便随汗而去,心头澄澈自在,凉意便自然而然地生了出来。茶水里的热天,没有灼灼暑气,只有身心皆安的清凉,慢下来的时光,都变得温柔。

向水借凉,从来不止是度夏的方式,更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态度。空调房里的清凉,多了刻意,少了自然。而有水相伴的清凉,是时光的馈赠,任外界酷热喧嚣,只要守着一汪清水,便能守得心头一片清静,让每一个夏日,都过得有滋有味,有诗有韵。

郭华悦

向水借凉意

